

被排斥与自我排斥的身份认同*

——一项深圳市残疾青年的经验研究

于 森 陶兆铭

摘要: 在国内的研究传统中,残疾人个体面临的社会排斥常在宏观的结构层面讨论,个体经验层面却较少受关注。本研究以深圳市肢体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经验为研究内容,结果表明,残疾青年遭到社会排斥的经验与获得社会支持的经验共存。从个体经验层面分析社会排斥,呈现出个体与社会充分的互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丰富了残疾人社会排斥研究中关于社会排斥动态性的解释。另外,本研究呈现出残疾青年的被排斥和自我排斥的复杂身份认同的内涵,并发现其身份认同的形成来自于与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主体和环境的互动。主观视角、身份认同概念的引入,将丰富社会排斥动态性的理论解释,为解决残疾人个体的社会福利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残疾青年 社会排斥经验 主观视角 身份认同

一、研究背景

从国际范围看,关于残疾的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个转折点。残疾人反隔离联合会(The 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UPIAS)是残疾人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之一,他们提出,社会对残疾人个体的融入设置了诸多障碍,而残疾人个体并不应该被剥夺参与社会的机会,不应该被隔离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UPIAS,1976)。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残疾人个体对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的分配和实行不满,开始意识到个体自身缺乏对福利服务使用的自主权。随着有关致力于增强残疾人福祉的团体组织的成立和发声,对残疾问题的关注从个人身体层面,逐渐延伸到社会层面,残疾问题不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开始有人从社会问题的角度探讨(Oliver, Sapey & Thomas, 2012; Thomas, 2007)。这包含残疾研究的两个基本模型,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视角,残疾研究的个体模型和社会模型。残疾的个体模型传统上是医学模型,医学模型把残疾人看作是丧失了某些重要功能的人:他们看不见、听不见、无法行走、不能谨慎行事或无法完成简单的数学运算,在这里残疾被理解为功能的丧失,即丧失了独立和有效地完成他人所能完成的活动的的能力(Rothman, 2002)。社会模型的提出伴随着对传统的个体模型的批判和发展。有学者提出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的个体模型进行批判。首先,传统的医学模型是将残疾人看作被决定的一个群体,他们主要通过生理和心理康复来应对遇到的困难;其次,传统的医学模型将残疾界定为个体发生的事情,但是却忽略其结果往往影响到家庭及社会境遇,使这些更广泛的影响被忽视;最后,传统的医学模型忽略了不同的残疾人更深刻的个人生活体验。正是对这些方面的批判致使学者对残疾的研究有了新的探索方向(Oliver et al., 2012)。这样的变化过程,使人们对残疾人的认识从个体扩展到社会,使残疾研究的类型也从传统医学模型扩展到社会模型的范畴。根据残疾社会模型的概念,身体受到损害的人成为残疾的原因是社会参与的限制,公平的公民权利不能得到保证。从社会层面关注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排斥困境,包括被经济、政治和文化忽略或排斥在外(Thomas, 2007)。

* 本研究受“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项目”(11090077614053)和“山东大学博士后日常经费”(10000087962106)资助。

中国已有关于残疾人福利的研究也广泛关注该群体遭受的社会排斥。此类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从宏观的残疾人福利出发,从制度角度探讨残疾人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的相关研究(彭宅文 2008;郑功成 2008a 2008b;周沛 2010);第二类是讨论残疾人社会排斥涉及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教育方面、就业方面、社会参与方面等面临的弱势地位,研究认为残疾人普遍面临着社会排斥,而引起社会排斥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制度层面以及观念层面(胡彬彬 2008;刘艳霞 2008;许小玲、魏荣 2012;张爱华 2012;周林刚 2004)。

反思国内外残疾人福利的推进,从残疾被界定为身体层面的障碍和理解为遭受污名化的身份认同,到残疾被认定为社会层面的排斥和对污名化的对抗,正是残疾人群体自身的经验和发声发挥巨大的影响(Thomas, 2007)。目前,国内已有很多研究聚焦于残疾人的社会排斥,研究内容证实残疾人在生活中的多个领域面相中遭遇排斥问题。然而,这种关注往往以宏观的政策制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缺少对残疾人群体社会排斥经验层面的探索。本文则是探索残疾青年在经验层面的社会排斥,从主观视角出发探讨其在经验中的感受,关注个体与整体社会环境的互动,以求对社会排斥动态性特征有更加多元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残疾人福利的提升提出新的启发。

二、文献评述与纳入主观视角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

(一) 社会排斥的内涵

社会排斥的概念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法国学者勒努瓦(Rene Lenior)提出,应用于贫困问题、底层阶级和弱势群体等问题。自 90 年代起,社会排斥的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视角,而社会排斥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中(Silver, 1995;陈树强 2002: 1-13;黄佳豪 2008)。社会排斥起源于对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是对已有的社会剥削、边缘化、歧视等概念的丰富(景晓芬, 2004)。欧洲委员会认为,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形势,众多的群体卷入其中,社会排斥作为一个关注过程的概念,它可以解释公民遭受的不幸以及不能实现的权利(Bhalla & Lapeyre, 1997; Rodgers, 1995)。曾群(2006)综合已有文献提出社会排斥的定义,概括出作为过程的社会排斥的机制,认为所谓社会排斥是指个人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份排斥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之外的过程。

综合社会排斥的涵义均是在阐述一个问题:哪些人被哪些施动者在何种领域里以什么方式排斥?这也正是社会排斥关注动态过程的佐证。而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不同的学者会对排斥的社会行动者是谁、在哪些领域被排斥、哪些人群被排斥、以何种方式被排斥有不同的注解。

(二) 残疾青年社会排斥经验的特征

博查特等(Burchardt et al., 1999)在一项有关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的研究中总结出对儿童与青年的主要社会排斥的面向是:生活水平、教育工作以及娱乐、护理和社交、对于决策的参与。而莫里斯(Morris 2001)认为,对社会排斥理论主流的观点与残疾青年对社会排斥的诠释是有区别的,包括不被倾听和咨询、很难交到朋友、以及自身觉得对社会及身边的人是负担并且没有贡献等更为贴合自身经验的诠释。由此,莫里斯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的针对社会排斥问题的政策领域并没有很好的响应青年残疾人群体的真正需求。另一个聚焦于青年残疾领域的学者苏西诺斯(Susinos 2005、2007)认为,残疾青年遭遇的社会排斥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应从自身经验入手探索社会排斥,提出从主观的角度来阐述他们对社会排斥的理解的重要性。

残疾作为个体属性在身份认同研究中具有广泛的意义,也是残疾人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残疾身份,是残疾青年在社会经验的建构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残疾身份认同回应的是残疾人对自己的定义问题。对一个身患残疾的人来说,对残疾的定义和残疾人与残疾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残疾人回答“我是谁”的一个维度。换句话说,残疾人身份认同总的来看是残疾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残疾人在这个维度上的认识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如

残疾的类型和程度、社会和文化情境、个体对残疾的理解等等 (Rothman, 2004)。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1996) 同样认为, 残疾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正表现在通过身份认同的探讨可以理解个体、社会和身体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 纳入主观视角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

社会排斥作为阐释贫困的一个视角, 也往往被认为是贫困的社会性原因。谈论社会排斥是在谈论社会整体的变化, 这种变化会给社会中的某些人带来具体的影响 (Byrne, 1999)。这也引出社会排斥视角的核心特征, 也是其相比于其他相似的贫困研究视角的明显优势: 社会排斥不仅可以理解为某种贫困的状态, 重要的是可以作为探索导致贫困或剥削的过程, 而这种对过程机制的研究更易于理解被排斥者与社会整体环境之间关系的活力和空间 (Rogers, 1995; Silver, 1995)。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层级和领域中, 而排斥的过程往往呈现出一个单向的过程。

然而, 本研究认为, 这种单向的社会排斥过程并没有充分呈现社会排斥的动态性特征所应有的活力。本文通过纳入被排斥主体的主观视角, 呈现残疾青年对社会排斥过程的诠释, 为理解动态的社会排斥过程提供丰富的活力元素。因此, 本研究的研究重点是在理解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基础上, 探讨残疾青年在不同面向(如教育、就业、社会关系) 遭遇社会排斥的经验, 通过他们主观诠释的视角, 呈现出社会排斥经验的过程与整体的社会文化、社会政策以及不同层级的主体之间有这样的互动。

同时, 本研究在个体经验层面, 讨论残疾青年如何形成个体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内容, 以及身份认同建立的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 本研究的框架是立足于被排斥个体的主观视角来探讨社会排斥是如何动态地呈现出来的, 分析残疾青年受到社会文化、社会政策以及不同层级的社会主体怎样的影响, 并探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怎样的诠释和回应(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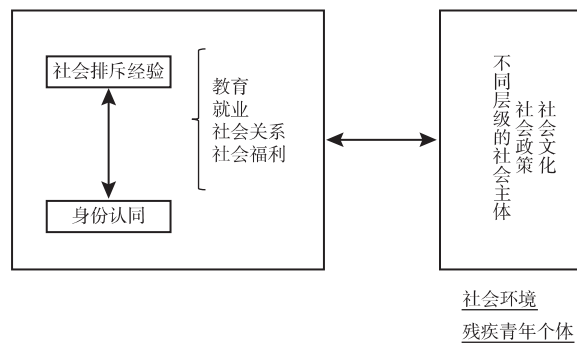


图 1 纳入主观视角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遵循诠释主义的研究范式, 以深圳市肢体残疾青年为研究对象, 通过立意抽样对 14 位肢体残疾青年进行两轮深度访谈, 探讨他们的相关经验以及应对, 分析社会排斥经验所体现出的动态活力, 包括其身份认同以及能动性在其主观经验中的体现。

本文访谈的残疾青年的年龄在 18 周岁到 28 周岁之间, 在访谈中共有 14 名肢体残疾青年作为主要受访对象。另外对 5 名受访者家人、社工、区残协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 帮助丰富有关残疾青年生活经验方面的讯息。

研究采用的数据收集方式是深入访谈法。通过深入访谈的方法了解残疾青年的生活经验, 探讨他们对这些社会排斥经验的主观感受和理解, 以及对残疾身份认同的理解等问题。访谈进行了

两轮 在第一轮访谈结束后,作者进行了初步的数据分析。质性研究方法的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紧密相关,本研究的第二轮访谈正是在第一轮访谈结果的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作为补充,笔者对社工残协工作人员等相关人士进行了深入访谈。在数据分析软件的选择上,本文采用 NVIVO 定性研究软件,它可以整理和分析访谈数据,对收集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分析。笔者通过编码整理在访谈中呈现出的有关社会排斥经验的各项主题。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根据目前国内有关残疾人福利问题的研究,残疾青年群体面临的宏观层面社会排斥是导致残疾人的主要生活障碍。本研究通过对残疾青年的具体经验的分析,认为对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外部社会施加给残疾青年的排斥和压迫,还应将社会排斥问题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背景中,既探讨外部社会对残疾青年施加的影响,也探讨残疾青年个体与不同层级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并且,进一步探讨残疾青年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身份认同表现出的内涵以及形成过程。

(一) 理解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经验: 排斥与支持共存

对社会排斥的理解不应该只从结构化的排斥过程本身进行分析,而也应该关注排斥过程中个人主观层面的经验,包括经验本身,对经验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经验中的个体感受和观点(Barton, 2000; Susinos, 2005)。本研究根据社会排斥的内涵,聚焦残疾青年最重要的几个生活面向的具体经验,包括教育、就业、社会关系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在具体经验中,残疾青年一方面存在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受到来自外界的排斥,另一方面,也获得来自与他们互动的主体和环境相应的支持(Barnes & Mercer, 2003; Kabeer, 2000)。

1. 教育方面

在教育经验中,受访者面临不确定的风险和问题,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面临不同的障碍。在他们处于小学阶段时,求学经历多会因为身体需要康复治疗而中断,也有受访者干脆就为此放弃学业,将全部精力都放到身体康复治疗中。但即便他们有所好转可以回到学校,也会面临学习上的压力或转学等情况。

访谈对象小迪是深圳本地人,患有小儿麻痹,从小四处求医治疗,因为要去很多地方治疗,所以要不断地中断学业向学校请假,到小学四年级就彻底离开学校很长时间,待在家中,没有再读书,他也是所有访谈对象中学历最低的。因为身体需要治疗和康复,让家境并不差的小迪在知识上成为目前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文盲。受访者小伟是后天的原因导致的后遗症,他读书读到初中二年级,因为脑部手术,刚完成手术的时候行动不能自理,因此也就停止了学校的教育,对此小伟心里充满遗憾。

研究表明,除了由于身体的残疾引起的学业上的困扰,受访者也分享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互动,老师在受访者的教育经验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待残疾学生的态度。比如,在关于分班问题上老师对残疾学生的选择,让受访者明显感受到自己被排斥和歧视。

当时分班的时候,各个班的班主任就产生了一个分歧。就说像这样的孩子,我们班是不能接收的,因为他融不到这个集体里面去,那这样的话怎么办?所以就找班主任谈话,像这样的学生哪个班愿意接收,同时你又要保证他的学习,要跟得上,就说成绩差一点没关系,关键是说你要融入到这个班里边。(小志)

小志觉得这存在一些歧视的因素,觉得老师先入为主地觉得残疾的孩子可能对学习没有兴趣,也不知道如何跟他沟通。这种对残疾同学的歧视,在小志心里是有悖于“为人师表”的职业素养的。

相对应的,有的老师不刻意区分他们和普通的学生,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方面和学习上会给予这些学生关怀和照顾。这些对受访者来说都是重要的支持。

除了老师的影响,同学之间的相处经验也是受访者求学经历的重要一部分。在与同辈同学相处中,受访者同样遭遇被歧视的经验,也获得来自同学好友的鼓励和帮助。受访者小风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到13岁才开始读小学。谈到小学的情况,他不愿意过多表达,只是说自己以前在学校经常跟别人打架。问他打架的原因,他会说“看我是残疾人嘛!”他觉得一些同学看到残疾人肯定会欺负,原因是他们没礼貌。因为他的年龄在学校是最大的,身材比同学校的孩子强壮很多,打架自然是不吃亏的,不过年龄和力量上的优势也依然无法避免一些同学的欺负和歧视。

残疾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不仅要面临身体带来的不便,在教育经历中,还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降低身体不便给学业带来的风险,也要处理在与老师和同学的相处中可能面临的排斥。同时,这些互动的经验也有对受访者发挥积极影响的,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支持鼓励帮助他们面对学习经历中遭遇的困境。

2. 就业方面

在就业领域中,研究表明,残疾青年面临着多重的困境:未就业的残疾青年面临就业能力弱和就业机会少的困境,而在业中的残疾青年也面临着工资福利较低的经济贫困以及未来职业发展受限的困境。本文将受访对象中处于没有工作状态的残疾青年称未就业残疾青年,其中有一些残疾青年虽然没有去上班,但是因为与企业的挂靠关系,依然可以拿到每月的固定工资,这是未公开就业的一部分人。也有一些没有关系找到挂靠的,会去居住社区附近的街道残疾人综合职业康复中心“上班”,每天到康复中心参加康复中心安排的活动,每个月也有1000元左右的补助金可以领取。这种挂靠或者去康复中心康复虽然也有补助金,而他们大部分认为自己是没工作的,处在未就业状态。未就业的残疾青年有强烈的就业意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如愿。

失业的残疾青年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是自身的身体条件的限制,很多普通的工作或许无法胜任。尤其是残疾等级高的青年人,他们面临的情况更为严重。受访者中残疾等级为一或二级的都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对未来的就业打算一片茫然。受访者小风,先天的视力和左手的残疾,虽然是肢残类的三级以下,但是因为他的残疾情况是综合型的,比较复杂,虽已经25周岁,也从来没有过工作经验。小风在访谈中语气激烈地反问“我做一点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讲,进厂也进不了,是不是?那能做什么呢?只能来这里,能做什么东西?”面对这样的“质问”,研究员只能沉默,他们的身体情况让工作成为遥远的梦想。对残疾程度较严重和复杂这些年轻人而言,身体的康复是摆在他们面前更为严重的问题。对一些残疾程度较低的青年人,就业的情况也同样不乐观。

现在找工作都不好找,每个人要求都不一样,现在正常人找工作都比较难,更别说残疾人。残联也出过残疾人的就业招聘,每年都有,每个社区需要的都会带他去看一看,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去职康就业,做手工,有一些人比较喜欢来这里做做手工的话,还有1千元工资拿。(小鹏)

可见,就业能力弱不是他们唯一要面对的问题。就业机会的缺失,在根本上剥夺了残疾青年在社会中得到发展的权利和条件。就业中的受访者则整体呈现出对当前工作的满意度不高,但是如果换工作或就业环境又缺乏信心,明确觉得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条件与普通人存在差距导致不能有更多的就业发展机会。相比于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就业过程中更是存在被社会排斥的感觉。

研究者:有觉得被社会(所)排斥吗?

小美:有过这样的想法。在教育方面还好,我倒是觉得在就业的时候就很明显。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服务这个行业?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比外面的人差,可能是因为身体上的某些原因,你就业的话,可能你同等的学历,人家肯定会倾向一个方面。所以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都会觉得,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会很沮丧的。

问到小美所在的社区的青年残疾人就业情况,她说处在就业年龄段的有10个人,刚刚有3个人就业,其中有2个并不是通过残联或者是通过自己的能力,而是通过自己家的关系找到的工作。小鹏和小美是肢体残疾青年,同时也是服务于残疾人的专职委员。从他们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很多肢体残疾青年都面临难以就业的困境,即便是可以有单位挂靠也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持。处在就业中的青年,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小文虽然在就业中,但是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比较低,需要承担较大的经济压力,觉得缺少培训机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比较迷茫。

其实现在工作几年下来,觉得如果在服务残疾人方面的话,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自己个人的发展、对日后家庭的压力来说,是有一定的生活压力,因为福利比较差,工资待遇不是很高,我们现在的工资刚刚是比最低工资多一点点,所以生活压力挺大的。(小文)

我们现在只有两千多,相差还是挺多的。因为政府把我们定义为公益性岗位,认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很多我们的同事如果经过一些培训,或者通过自己的学习,也可以掌握一些社工方面的工作技巧和知识。如果政府有这样的想法,可以让我们这个岗位有更多发展,可以更好地提升我们能力的话,我想很多工作人员也是很乐意去接受的。(小文)

在研究当中,几乎全部就业中的受访对象都认为自己的工资收入太低。虽然,不同行业之间在经济收入的差距是合理的,但据了解,拥有工作的残疾青年不论是担任专职委员还是残联安排的其他工作,所得的工资只和深圳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所差无几。总的来看,残疾青年面临的就业困境是多重的,未就业的面临就业能力弱和就业机会少,而在就业中的受访对象也存在经济的困境和职业发展受限的难题。

在目前有关社会排斥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制度常被作为核心的因素去探讨(Kabeer, 2000; Rodgers, 1995; 郑功成, 2008a, 2008b)。在国内已有的关于残疾人社会排斥的相关研究中,制度同样被认定为最重要的排斥根源(许小玲、魏荣, 2012; 周林刚, 2003)。因此制度上的有效干预可以缓解社会排斥问题。为解决残疾人就业面临的排斥问题,国家在政策上需进行积极干预。就业问题是残疾人福利问题的关键,政府也应制定相应政策来推动就业保障就业。但是在现实中,这些举措往往与政策目标有偏差。比如,保障就业的残保金制度催生了针对残疾人的另类福利,挂靠就可以拿到工资,一方面为残疾青年提供了经济福利,另一方面却没有实质上促进其就业能力。另外,这一福利的决定权掌握在被挂靠的企业上,这种挂靠关系并不稳定,随时可能中止。

我们这边你要去上班的话,因为现在有挂靠,能拿钱,人不用去,然后拿的比最低工资还少,他都愿意,他不用做事,他可以到这里(街道职康中心)来,然后我们还有补贴给他,少,但是也可以的,他要去工作单位的话,也可能是2000多,但是现在不用去的话,也可能有2000多,你说他会选择哪个。那你觉得他是去还是不去上班呢?去的话,他还要受公司里面制度的约束,还要干活,这里的话,他想来的时候就来,不想来的时候他就说他病了什么的,就不来,对吧?那你说他会选择是就业还是不就业。(周社工)

现有的政策催生的另类福利让身在其中的残疾青年和相关工作人员都产生困惑。这种挂靠现象显示了残疾人面临的就业困境的无奈,也让人担心这会让他们不再积极寻求工作,从而形成一种福利依赖的心理。制度的因素在就业促进和保障中虽然存在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推动和保障了部分残疾人的就业福利。就业对青年人而言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通过理解残疾青年对就业经验的诠释,可以看到他们面临的风险、困惑以及获得的支持力量。

3. 社会关系方面

社会排斥的理论讨论中,社会关系的断裂是其重要内容(Bhalla & Lapeyre, 1997; Herkommer &

Koch,1999; Sen,2000)。在实际调查中,受访者也的确在社会关系的建立方面存在困难。研究发现,青年处于情感比较活跃的时期,关系的建立帮助残疾青年融入成年社会,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受访者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主要集中在朋辈与婚恋关系上,表现出代际性的青年特征。

总的来看,受访者社会关系方面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尤其在婚恋问题上,他们处于弱势。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青年人的择偶观对身体有障碍的残疾青年十分不利。受访者感受到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面临被挑选的境遇。在这一方面,他们感受到了社会文化给予残疾人的排斥。服务于残疾青年的周社工对残疾人的婚恋问题就非常关注,也在访谈中提到她觉得婚恋问题是残疾人群面临的重大问题。周社工自身也是残疾人,她就是在32岁才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组成了家庭,她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感觉到残疾人的婚姻问题的严重性。

研究者:你感觉残疾人工作现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是什么?

周社工:其实我觉得是残疾人的生活,婚姻。现在国家再怎么解决残疾人就业,但是那只是说表面现象,让他们挂靠一下。其实真正的生活,我不是说那些本地人,其实本地人来说,残疾人的家庭还算是不富裕的,但是相对我们这些外地残疾人来说,本地的残疾人就比我们外地的残疾人要好,但是真正的生活上面,金钱这方面还是很缺乏,所以会导致他的婚姻很难,其实残疾人的婚姻也是挺难的。

另一方面,受访者也叙述来自朋友和恋人给予他们的积极影响,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力量。这种支持区别于经济支持,而是一种情感和认同的支持。这对于情感活跃期的青年人来说也尤为重要。残疾青年对社会关系的建立非常迫切。小嘉在访谈中强调自己现在在很努力地学习电脑是为了能够工作,认识朋友,因为现在她的生活很孤独,只有她自己。大部分的受访青年都表达了自己对交友的热情,也有的受访者进一步提出社会关系的建立对自己的帮助以及自己从中得到的要努力调整自己的启发。

我觉得要靠自己、朋友、家人,不要给他们负能量,否则你一生可能就毁了,发生意外谁都是不想的,但是意外发生了,就要自己慢慢调整。我以前有两、三年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走不出来,爸妈也会担心我,你看到爸妈这样子,心里肯定也会不好过,但是你有朋友,如果没有朋友,可以去找社工或者辅导你的人,只要有人愿意帮你,你肯定会好起来的。(小玉)

博查特等人(Burchardt et al.,1999)、莫里斯(Morris,2001)和赖斯(Reiss,2006)对残疾青年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青年残疾人群与同龄人群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在经历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困难。他们相比于其他同龄人,首先要学会掌握照顾自己身体的技能,对于如何认识自己面临更多的困惑,他们要更多地思考如何确保一个更有发展的将来,以及如何发展更有意义的关系和社会支持等。同时,社会排斥理论的主流观点与残疾青年对社会排斥的诠释是有区别的,包括他们更注重不被倾听和咨询、很难交到朋友、以及自身觉得对社会及身边的人是负担并且没有贡献等这几个更为贴合自身经历的诠释。可见,残疾青年更看重与环境的互动,渴望建立社会关系。

总的来说,当我们从受访者的主观诠释来理解他们的排斥经验时,会发现在不同的领域面向中,他们遭遇的社会排斥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冰冷可怕,呈现出的是消极经验与积极经验的共存。我们可以从中发掘他们与老师、同学、制度、家庭、恋人朋辈之间的充分互动,而这些互动都帮助我们对社会排斥有更丰富的理解,为社会排斥的动态性特征提供新的理论解释。

(二) 身份认同的内容与形成:被排斥者在社会排斥过程中的视角

在残疾研究传统中,个体医疗模式与社会模式之间的讨论,使研究残疾人个体的身份成为一个

难题。托马斯(Thomas, 1999) 提出一个社会学家的困扰在于在不同的领域的边界面前, 如何能摆脱自己专业上的倾斜去讨论残疾人的身份建构, 让它既不限定于个体模型, 也不限于社会模型。实际上, 影响残疾青年身份认同构建的包含不同层级的影响。研究认为, 残疾青年的身份认同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命题。从身份认同的内容来看, 身体障碍与来自社会生活的排斥共同影响着残疾青年的身份认同, 表现为被排斥与自我排斥的身份认同, 而身份认同的形成是由社会不同层级的主体互动共同建构的。

1. 身份认同的内容: 被排斥与自我排斥的身份认同

研究结果显示, 来自身体的障碍让受访者觉得自己不同, 而来自社会排斥的排斥感则加深自己的残疾感。受访者觉得身体受限确实给他们带来生活的不便, 但对于残疾程度较低的青年来说, 这种生活的不便感其实并不高, 他们大多喜欢亲力亲为, 不希望被照顾。在身体层面上, 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与常人不同。对于残疾程度较高的受访者, 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生活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 需要有家庭成员承担照料者的角色。他们对身体障碍感受更深, 会说“看我这个样子, 当然是残疾啊”这一类的话。但是这种残疾认同本身没有严重的心理情绪, 是客观上觉得自己与健全人在身体上有所区别。

然而, 面临社会生活的压力, 机会(包括教育、就业、婚恋等)的缺失, 资源的相对匮乏, 不论是残疾程度低, 还是残疾程度高的受访者, 他们对源自于社会排斥的残疾身份感受会更加明确。这种身份认同包含排斥感, 他们的残疾身份认同感受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排斥的影响和建构, 是一种被排斥的身份认同(excluded identity)。通过分析残疾研究模型对残疾的理解, 可以发现, 区别于身体残疾概念包括的身体或感官的特征, 社会模式中的残疾概念是一种身心障碍的状况, 残疾青年面临的行动的不便, 是由于社会在整体的经济文化规范上没有顾及到身体伤残的人, 使他们缺乏社会参与的机会而被排除在主流社会活动之外。对于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 苏西诺斯(Susinos, 2005、2007) 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他们的主观排斥经验进行了研究。她提出, 这些排斥经验使残疾青年形成了被排斥的身份认同。这也和本研究的研究发现相吻合, 即受访者关于残疾的身份认同, 首先是一种被排斥的身份认同。

研究发现, 作为身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一员, 残疾青年往往感受着比普通青年更为沉重的压力和负担, 他们不仅要面对身体无法康复所带来的影响, 也担忧着未来的社会生活是否有更好的发展。下面是访谈对象小文关于残疾的理解:

我有觉得自己是残疾人, 又觉得自己不是。好像是婚恋方面吧, 觉得如果我是健全人的话, 可能已经组织家庭了, 但是我是残疾人的话, 那可能顾虑的方面就比较多一点, 或者我可以选择的、或者我能够接触到的、或者是有意向跟我发展的男性就比较少一点, 感觉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圈子也不是很大, 比较难接触到异性。(小文)

访谈对象小文在生活中的自理能力很强, 在家庭中她也没有感觉特别需要别人的照顾, 而是凡事都自己尽力。她对残疾的理解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影响。比如她提到的关于婚恋问题上自己所面临的局限, 因为身体的残疾, 使她参与社会活动受到限制, 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也受到一定的阻碍。小文对残疾的理解包含了对自己身体情况的感受, 还包含了对社会加诸在她身上的枷锁的反思。访谈对象小雅在回应调查员关于残疾的理解时, 除了表达了对身体障碍的感受, 也表达自己虽然接受身体上的残疾, 也接受因此对她定义是残疾人, 但是强调自己只是身体受限, 所拥有的社会权利是相同的。调查中, 不少受访对象认为残疾人是弱势群体, 这种弱势群体的感受不是来自于身体的不便, 而是来自在目前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资源的匮乏。

我认为残疾人就是弱势群体, 包括现在社会在生活当中, 有一些避免不了的车祸也会造成残疾。生活向前看, 包括因为疾病要坐轮椅之类的, 这是避免不了的, 也要向前看。残疾人肯

定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如果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我也是属于弱势群体,现在工资那么低,生活压力那么大,小孩又要读书,我在经济方面肯定也属于弱势群体,但是在其他方面自己要努力,自己要做到最好,改变自己的现状。从某些方面来说肯定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深圳。(小鹏)

社会习惯定义残疾人群体为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身体受限带来生活不便。残疾青年自己定义自己为弱势群体则是基于社会生活的障碍,面临资源匮乏,他们体验到的残疾感,不仅仅源于身体障碍,也源自社会排斥。这种残疾认同是一种被排斥的身份认同,这种残疾感更多的是一种被排斥感。

研究也表明,受访者会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通过这种方式来认同自己。这种认同带有消极色彩。梅克拉普朗和萨尔斯吉文(Makelprang & Salsgiver, 1999)在有关残疾人自我认同形成和生命阶段发展的研究中明确指出,残疾人从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开始会在自我认同中逐渐趋于迷惑,而为了使他们能够正常地看待自己的残疾,与具有相同残疾的人进行交往是非常重要的;而到了青年阶段,残疾青年则会通过与其他同样患有残疾的人的交流获得自我认同。

其实这个残障来说,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毕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要积极地去面对。就是说要往好了想,起码我现在的这种状况都比其他的残障人好一些。总比那些躺在床上的、坐在轮椅上的自闭症的孩子要好一些,起码现在的这个腿部的残障可能对于我的生活,自力生活这块,没有多大的影响。起码我现在还能坐在这里跟你面对面地交流。那我就觉得对我的影响来说并不是很大。(小志)

同时,在研究中也有很多工作人员表示,给残疾孩子办理“残疾证”意味着羞耻,家长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的残疾人身份,只是在一些福利制度和项目面前,需要残疾人的身份时,才会去办理这一证明。可见,在面对社会环境感到无力之时,和别人的比较给自己信心,为了福利的准入机制,他们会选择接受自己的不同。耶佐尼(Iezzoni, 2000)提出的残疾人不情愿的自我认同也有类似的含义,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并不是别人的负担,但在为了争取某些相关福利的时候,不得已要以残疾人的身份去争取。

比如有一些小朋友过来办残疾证,他们家人可能不希望自己家人被标注“残疾人”。但是我们说你来我们这里办证,除了你和我们,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因为你小孩子的康复是很贵的,你要花几万元为小孩子去康复,慢慢的家庭负担就会很重。我说你来办一个证,我们这里有康复费用给你,然后小孩子康复好了是可以来我们这里注销的,你就不要觉得办了证小孩子一辈子就是残疾。(小玉)

可以看到,受访者主观上承认自己身体与常人不同,通过他们的叙述,也呈现出慢慢接受人们不同的目光。然而,研究员在深入了解这份态度的根源之后,不管是被排斥感,还是通过比较建立的、为获得福利不得不“承认”的身份认同,这份接受本质上并不带有积极的属性。并不是残疾人身份认同中常被推崇的“残疾的骄傲”(Swain & French, 2000),本质上与将残疾人身份建立成积极身份认同的方向也是相悖的。

对于有的受访者而言,甚至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自我排斥的身份认同,这种自我排斥的身份认同包括:不情愿的身份认同内涵、自我疏离主流的身份认同内涵以及消极的自我认同。具体表现在与别人建立社会关系时,会非常在意别人是否积极主动。在教育过程中交朋友的时候,如果别人不是很热情地与其交友,他们会将这种感觉理解成“歧视”,比如“他不愿意理我,那我也不愿意理他”。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疏离主流的身份认同的表现,这就会导致排斥的进一步加剧。另外,有的受访者在与其他残疾人比较时,对其他类型的残疾人群定义为“不正常的人”,而对其自身的身份也

是模糊不清。我们认为,这种将其他残疾人认为是“不正常的人”,以及有残疾儿童的家庭,父母对办理“残疾证”的抗拒姿态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排斥的表现。

2. 身份认同的形成: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共同建构

探讨残疾青年的个体经验,关键是他们在不同的生活场域中与不同主体的互动。残疾青年在互动中受到不同主体的影响;并且从整体的社会环境来看,福利政策和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共同影响着残疾青年身份认同的形成。身份认同理论认为身份认同产生于社会环境之中,环境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学校、文化、父母、生活的场域等,还包括对当下情景的心理感受和反馈。对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三个层面的共同建构(Oyserman, Elmore & Smith, 2012)。作者将影响残疾青年身份认同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概括为:(1)微观层面的互动关系,包括老师、同学、朋辈恋人、残疾人之间的互动对受访者身份认同的影响;(2)中观层面的社会主体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残联相关组织;(3)宏观层面的影响,则主要包含社会福利体系、就业政策以及社会文化的共同影响。

微观层面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经验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这是在宏观和中观的环境背景下产生的经验层面的影响。在教育经验中,受访者主要叙述自己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相处关系,积极的相处关系给他们带来正面的身份认同,对他们表现出并不友好的关系中,他们会非常气愤,冷漠回应,表现出消极的认同感。反之,良好的朋辈关系以及情侣关系给受访者带来非常积极的感受,尤其是残疾人群体间的融入和互相理解,给他们很多自信,迈出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可见,在青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是结构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发挥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也发挥正面的影响(Yum et al., 2014),比如老师的正面鼓励、残疾人之间的理解、恋人的支持等。

从中观层面来看,参与者在回应学校教育对他们的意义时,表示教育给他们不仅带来知识上的积累,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自信,他们可以通过学习成绩的提高证明自己并不比其他同学差,同时教育机会的保证也是为就业和融入社会生活提供保障。而残联作为服务于残疾人的组织,在为残疾人群体提供平台,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其中,家庭的作用体现在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研究表明,在父母与子女的互动中,父母的残疾观影响残疾青年的心理健康和身份认同,而从家庭整体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又作为一个中观层面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在宏观层面上,残疾不仅是身体上的残损,更是进一步的社会生活中的排斥困境,而且这种社会性的排斥不是某个个体残疾人具有的感受,而是残疾人群体共享的经历。可以看到,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形塑了整体社会文化观念下对残疾的定义(Oliver, Sapey & Thomas, 2012)。同时,代表社会文化的社会大众的残疾观也发挥重要影响。受访对象普遍表示,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观念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接纳度的提升,从以前觉得会在公共环境中被议论到现在感受到城市的包容,这是整体文明程度的一个提升。另外,就业机会的保障使残疾青年可以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不仅是经济的保障,也是他们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对受访者身份认同的建立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五、总结

本研究在探讨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经验基础上,融入残疾青年身份认同概念,来丰富我们对残疾青年社会排斥的理解。通过理解个体层面社会排斥经验的内容,包括残疾青年在教育、就业和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经验,以及他们与社会不同主体的互动关系,在经验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内容及其形成,可以丰富理解社会排斥理论过程的动态性特征,从而进一步为残疾青年社会排斥经验提供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见图2)。这一框架是对社会排斥经验理解的丰富。传统的社会排斥讨论的是在教育、就业、社会关系和社会福利领域,被排斥者遭到排斥的过程。本研究提出,从他们的个体经验层面分析可以更充分地理解这种动态性蕴含的活力。他们的排斥经验与获得社会支持的经验是共存的,并且在经验过程中,充满个体与社会不同层级的主体之间丰富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双向互动视角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社会排斥的动态性特征;在分析残疾青年的福利问题中,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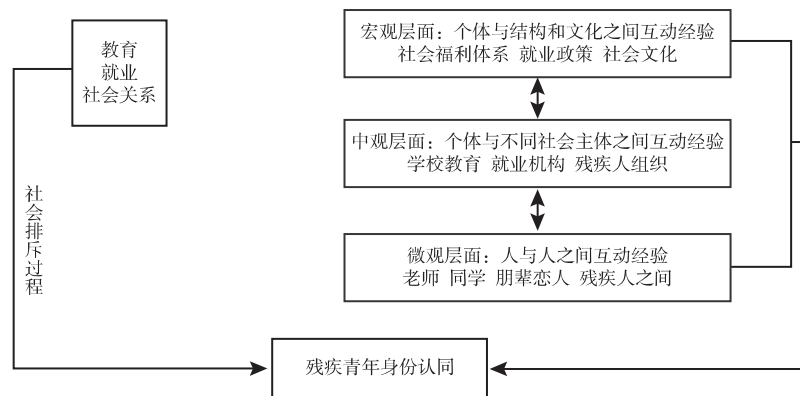


图2 整合的视角: 残疾青年社会排斥经验的一个分析框架

认同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着重去探讨。本研究发现残疾青年身份认同的内容是多样化的,既有身体障碍带来的残疾感,也包含社会排斥引发的被排斥感,以及进一步的带有自我疏离主流、不情愿的、消极认同内涵的自我排斥感。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则是由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层级的互动关系建构而成;将个体的主观视角和身份认同纳入社会排斥经验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未来进一步提升残疾青年的福利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陈树强 2002,《社会排斥:对社会弱势群体的重新概念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 黄佳豪 2008,《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研究述略》,《理论与现代化》第6期。
- 胡彬彬 2008,《从社会公正看残疾人的社会排斥问题》,《湖北社会科学》第6期。
- 景晓芬 2004,《“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综述》,《甘肃理论学刊》第2期。
- 刘艳霞 2008,《消除社会排斥:保护残疾人弱势群体的政策研究》,《兰州学刊》第1期。
- 彭宅文 2008,《社会排斥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干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 许小玲、魏荣 2012,《社会排斥与弱势群体:一个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前沿》第11期。
- 曾群 2006,《青年失业与社会排斥风险:一项关于社会融合的社会政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张爱华 2012,《残疾人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的再考察——以南京市残疾人为例》,《社会观察》第6期。
- 郑功成 2008a,《残疾人社会保障:现状及发展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 2008b,《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宏观思考》,郑功成(主编)《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 周林刚 2003,《社会排斥理论与残疾人问题研究》,《青年研究》第5期。
- 2004,《论社会排斥》,《社会》第3期。
- 周沛 2010,《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Barnes, C. & G. Mercer 2003, *Disability*. London: Polity Press.
- Barton, L. 2000, “Insider Perspectives, Citizenship and the Question of Critical Engagement.” In M. Moore (ed.), *Insider Perspectives*. Sheffield: Philip Armstrong Publications.
- Bhalla, A. & F. Lapeyre 1997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an Analytic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8.
- Byrne, D. 1999, “*Social Exclusion*.”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urchardt, T., J. Le Grand & D. Piachaud 1999,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1991 – 1995.”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3(3).
- Herkommer, S. & M. Koch 1999, “The ‘Underclass’: A Misleading Concept and a Scientific Myth?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s Challenges to Theories of Clas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P. Littlewood & S. Hekommer (eds.),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Problems and Paradigms*. Surrey: Ashgate Pub Ltd.
- Kabeer, N. 2000, “Social Exclusion, Poverty and Aiscrimination: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DS Social Policy Research Program* 31.

- Iezzoni ,L. L. 2000, "Disability: The Reluctant Identity."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25(6) .
- Mackelprang , R. W. & R. O. Salsgiver 1999 , *Disability: A Diversity Model Approach in Human Service Practice*.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 Morris ,J. 2001, "Social Exclusion and Young Disabled People with High Levels of Support Need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1(2) .
- Yum , N. S. S. , C. J. Chau-Kiu , T. Siu-Ming , H. Luan & R. Zhao 2014, "Economic Disadvantage and Transitional Outcomes: A Study of Young People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19(3) .
- Oliver ,M. , B. Sapey & P. Thomas 2012 , *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 (4th ed.)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Oyserman ,D. , K. Elmore & G. Smith 2012, "Self ,Self-concept , and Identity." In M. R. Leary & J. P. Tangney (eds.) ,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Reiss , S. K. 2006 , *The Experiences of Youth Who Have a Disability in Prepar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 Focus on Self-Determin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 Rodgers ,G. 1995, "What is Special about a 'Social Exclusion' Approach?" In G. Rodgers , C. Gore & J. B. Figueiredo (eds.) , *Social Exclusion: Rhetoric , Reality and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Rothman , J. C. 2002 , *Social Work Practice across Disability*.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Group.
- Sen , A. 2000 ,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 Application , and Scrutiny*. Metro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Silver ,H. 1995, "Reconceptualizing Social Disadvantage: Three Paradigm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G. Rodgers ,C. Gore , & J. B. Figueiredo (eds.) , *Social Exclusion: Rhetoric , Reality and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Susinos ,T. 200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xclusion Process in Young People: A Biographical-narrative Approach." *Actas Congreso Isec Inclusion Celebrating Diversity* 15(1) .
- 2007, " 'Tell Me in Your Own Words' : Disabling Barriers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Young Persons." *Disability & Society* 22(2) .
- Swain ,J. & S. French 2000, "Towards an Affirmation Model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 Society* 15(4) .
- Thomas , C. 1999 "Narrative Identity and the Disabled Self." In M. Corker & S. French (eds.) , *Disability Discours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 C. 2007 , *Sociologies of Disability and Illness: Contested Ideas in Disability Studies and Medical Soci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UPIAS ,1976 ,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 London: 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于淼)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陶兆铭)
责任编辑: 赵联飞

Column on the Study of Middle and Long Term Planning for Youth Development

The Chang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Values (1987 –2015)

..... *Shen Panyan ,Xin Yong ,Gao Jing & Feng Chun (1)*

Abstract: Adopting “Rokech Values Survey” ,this study conducted the values survey to 1464 adolescents in 2015 , and mad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in 1987 , 1998 , 2004.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 regarding the adolescents' values , the orientations of individualism and actualization have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 the postmodern value orientation is obvious. From 1998 to 2004 , the changing magnitude of terminal values was relatively small , but it had extraordinary change in 2015 than the former three periods. During the four periods , the change of instrumental values was a gradual process. For the adolescents , there were great changes in the ultimate goal they pursued in the four periods , but there were few changes in the means they pursued these goals. According to the new emerging situation concerning the adolescents' values ,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and guidance towards them purposively.

Keywords: Values Adolescents Terminal Values Instrumental Values

The Status Identity of Being Excluded and Self-exclusion *Yu Miao & Tao Zhaoming(11)*

Abstract: In the domestic research tradition , people often discuss the social exclusion faced by the disabled group on the macrostructure level. However ,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is less concerned. This study tries to focus on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exclusion faced by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youth in Shenzhe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exclusion faced by the disabled youth coexist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received social support. Analyzing social exclusion from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could present the sufficient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process of mutual interaction could enrich the dynamic explanation of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the disabled people. Meanwhile , this research has presented the connotation of complex status identity including exclusion and self-exclusion among the disabled youth , and found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ir status identity could come from the in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and environments in micro-level , meso-level and macro-level.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s including subjective perspective and status identity could enrich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social exclusion ,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solving the disabled group's social welfare problem.

Keywords: The Disabled Youth Experience of Social Exclusion Subjective Perspective Status Identity

The Study on Children's Gender Structure , Family's Economic Restriction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Fertility Intention *Li Rongbin (23)*

Abstract: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 would be affected by both “children's gender structure” and “family's economic restrict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not only have clear “son preference” , but also have the idea of “have both son and daughter”.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with same sex structure is higher tha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with different gender structure. The limited family income has constraine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continuous fertility intention , and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to have son in gender structure is less tha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to